

中华史学丛书

历代笔记概述

刘叶秋著

中华书局

中华史学丛书
历代笔记概述

刘叶秋著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63/4印张·135千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四川第1次印刷
印数 1—27,000册
统一书号:11018·844 定价:0.65元

目 次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笔记的含义和类型	(1)
第二节 笔记的渊源与名称	(6)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笔记	(11)
第一节 小说故事类的笔记	(11)
(一) 魏晋志怪笔记	(11)
《博物志》、《搜神记》及其他	
(二) 南北朝志怪笔记	(18)
《异苑》、《续齐谐记》、《拾遗记》及其他	
(三) 魏晋南北朝轶事笔记	(24)
《世说新语》及其他	
第二节 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的笔记	(29)
《西京杂记》、《荆楚岁时记》、《古今注》	
第三章 唐代的笔记	(37)
第一节 小说故事类的笔记	(37)
传奇集与杂俎	
《玄怪录》、《甘泽谣》和《酉阳杂俎》及其他	
第二节 历史琐闻类的笔记	(57)
《隋唐嘉话》、《唐国史补》和《因话录》及其他	
第三节 考据辨证类的笔记	(71)
《封氏闻见记》、《苏氏演义》和《资暇集》及其他	

第四章 宋代的笔记·····	(79)
第一节 小说故事类的笔记·····	(79)
志怪传奇与杂俎	
《稽神录》、《夷坚志》及其他	
第二节 历史琐闻类的笔记·····	(88)
《涑水记闻》、《归田录》及其他	
第三节 考据辨证类的笔记·····	(106)
《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困学纪闻》及其他	
第五章 金元的笔记·····	(113)
第一节 小说故事类的笔记·····	(113)
《续夷坚志》、《诚斋杂记》、《瑯嬛记》及其他	
第二节 历史琐闻类的笔记·····	(120)
《归潜志》、《玉堂嘉话》、《隐居通议》、《辍耕录》及其他	
第三节 考据辨证类的笔记·····	(132)
《敬斋古今黠》、《北轩笔记》及其他	
第六章 明代的笔记·····	(137)
第一节 小说故事类的笔记·····	(137)
志怪传奇与轶事	
《涉异志》、《剪灯新话》、《何氏语林》及其他	
第二节 历史琐闻类的笔记·····	(143)
《万历野获编》、《菽园杂记》、《典故纪闻》及其他	
第三节 考据辨证类的笔记·····	(158)
《四友斋丛说》、《谭苑醍醐》、《焦氏笔乘》及其他	
第七章 清代的笔记·····	(167)

第一节 小说故事类的笔记·····	(167)
《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今世说》及其他	
第二节 历史琐闻类的笔记·····	(177)
《池北偶谈》、《啸亭杂录》、《帝京岁时纪胜》及其他	
第三节 考据辨证类的笔记·····	(193)
《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天禄识馀》及其他	
第八章 结束语·····	(207)
笔记的作用与缺点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笔记的含义和类型

“笔记”二字，本指执笔记叙而言。如《南齐书·丘巨源传》所说“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的“笔记”，即系此意，由于南北朝时崇尚骈俪之文，一般人称注重词藻讲求声韵、对偶的文章为“文”，称信笔记录的散行文字为“笔”。梁刘勰《文心雕龙·总术》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所以后人就总称魏晋南北朝以来“残丛小语”式的故事集为“笔记小说”，而把其他一切用散文所写零星琐碎的随笔、杂录统名之为“笔记”。至于以“笔记”两字作书名，则大约始于北宋的宋祁，他著有《笔记》三卷。

古代笔记可以分为几种类型呢？这要先从古代“小说”这一名称的概念谈起。《庄子·外物篇》说：“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鲋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小说”二字，始见于此。但庄子所谓小说，是指他认为远离大道的浅薄言论，和后来讲故事的小说全不相干。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内所列小说十五家，则又包含象子书的，象史书的，讲礼制的以及一些巫医、术数的著作，内容相当杂乱。班固把他当作“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价值不高的作品都归入小说一

类；也并不是指具有特点的文学形式而言。后来的封建文人，大都承袭班固的观点，把不本经典的论述，比于小道，叫作小说，把琐闻、杂志、考证、辨订等等无类可归的记录，也一律称为小说。虽然到宋初，小说已有了较清楚的范围，如李昉等编《太平广记》辑录由汉魏到五代的小说，即不再把那种没有一点故事性的杂著包括在内。可是明人所编《五朝小说》，内容仍很杂乱，把《齐民要术》、《三辅决录》、《古画品录》以及《诗品》、《禽经》、《竹谱》之类，也全算作了小说。直至清代，还有人保留老的看法。如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是以考证为主，兼记故实的见闻杂录，而卢见曾称之“说部（即“小说”）之佳者”^①；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乃讲经史兼评诗文的读书笔记，而阎若璩亦指为“说部”^②。由此足见前人并不注意区分什么叫小说，何者为笔记；所以往往把杂录、琐记统称为“笔记小说”。其实“笔记”并不都是小说；古代“小说”也并不限于“笔记”一体。这样说法，不仅还包含着轻视小说为小道的意思；而且显示出对笔记的各种类型也缺乏明晰的辨别。

明胡应麟曾把小说分为六类，其说如下：

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客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

《劝善》、《省心》之类是也③。

在这六类中，除传奇非“残丛小语”式的小说，箴规类如《颜氏家训》等书宜属于子部杂家类外，其他四类都是笔记体。另外，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小说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的三派，实际只为胡应麟所列的杂录、志怪两类；就小说范畴言，这样的分类较前简明适当；以笔记的内容论，则嫌包括未尽。但四库书目收入子部杂家类的著作，却有不少正是我们所说的笔记，如唐李匡义的《资暇集》、宋朱翌的《猗觉寮杂记》、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等等都是。归纳一下从魏晋到明清的笔记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是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志怪、轶事小说从晋干宝的《搜神记》、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到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王昶的《今世说》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的杂录、丛谈，从晋人伪托汉刘歆的《西京杂记》、唐刘餗的《隋唐嘉话》、李肇的《尚书故实》到清王士禛的《池北偶谈》、褚人穫的《坚瓠集》等，都属于这一类。

第三是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读书随笔、札记，从晋崔豹的《古今注》、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戴埴的《鼠璞》等到清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孙诒让的《札迻》等，都属于这一

类。

这里的第一类，即所谓“笔记小说”，内容主要是情节简单，篇幅短小的故事，其中有的故事略具短篇小说的规模。二三两类，则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经史子集、典章、制度、风俗民情、轶闻、琐事以及神鬼、怪异、医卜星相等，几乎无所不包，内容极为复杂；大都是随手记录的零星的材料。这两类只能算作“笔记”，不宜称为“笔记小说”。但这样分作三大类，仍难周密。因为笔记一体，本来以“杂”见称，一书之中，往往兼有各类，如《封氏闻见记》于考据之外，并记故实；《梦溪笔谈》亦不专重辨证而兼及艺文杂项；甚至像《阅微草堂笔记》为追踪晋宋的志怪小说，而间杂考辨；《池北偶谈》为记掌故、文献的杂录，也列有“谈异”一门，语及鬼神。这样为之分类，就不免有顾此失彼之感。所以胡应麟指出他所分的小说六类，是“姑举其重”；并认为“丛谈、杂录二类，最易相紊”^④。其实古代的历史与小说，有时亦难分界限。像《世说新语》所写的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真人，而所记的事，则大多出于传说；因此这部书既可以算作小说，也不妨称为历史；实际兼跨小说、历史两类。把它入于小说故事项下，不过是姑从一般的看法来分。本书此处归纳古代笔记为三大类，也无非粗举大凡而已。

我们不仅要为笔记分类，还应该给它划出一个范围，才好论述。可是，什么叫作笔记，笔记有什么特点，哪些作品可以算是笔记等等，恐怕是见仁见智，看法各有不同，未必

能得出一致的结论。所以我写这本小书，也只是就个人的意见来加以去取。我认为笔记的特点，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以形式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因此，凡是较为专门的著作，一概不录；如晋皇甫谧的《高士传》、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等等，专谈一时一类事实的书不录；如后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阙名的《三辅黄图》、宋陆游的《入蜀记》等专叙地理古迹和记行之书不录；如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和《茶经》、《蟹谱》之类专记动植物之书不录。此外，如《颜氏家训》、《二程语录》等等家训、语录以及《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之类专门考订史书的札记，当然也不在本书论述之列。这样，稍稍有个范围，再把每一朝代各种类型的笔记分别主从，择要介绍，就可以使读者抓住点头绪，不至感到古代笔记“犹河汉而无极”了。

不过，虽然划出这样一个范围，有时也不能太拘，须要稍稍变通。比如南朝梁宗怀的《荆楚岁时记》，专记风土，本应在排斥之列，而其中多存故事、传说，为一时名著；这就有必要论述介绍，不受前谈几项“划界”原则的限制。以此类推，可见谈哪些书，不谈哪些书，还要各视具体情况而定，没法都在这里交代清楚；至于去取是否适宜，评价有无偏爱，那就有待于读者指出了。

第二节 笔记的渊源与名称

笔记这种体裁，汉代已有，如班固的《白虎通义》（一名《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应劭的《风俗通义》（简称《风俗通》），实际就是考据辨证类的笔记。《白虎通义》虽为讲说五经而撰，但分题立论，如爵、号、五祀、社稷、礼乐等等，解释甚详，各具系统，可藉以了解古代的政教制度，和一般的经传注疏不同。《风俗通义》则分门别类地论述事物，如其中的愆礼、过誉、十反等篇，就事论人，颇似《世说新语》的人物品评；正失篇纠正俗说之谬；声音篇考据音律、乐器等等，就更像后来的丛谈兼辨证的札记一类。此外，如蔡邕的《独断》、应劭的《汉官仪》，也是汉人的考证类的笔记。

小说故事类和历史琐闻类的笔记的渊源，则更远一些，先秦古书中实已包含了后来笔记中的这两种内容。

中国小说也起源于神话传说，魏晋南北朝志怪体的笔记小说，即继承古代神话传说的系统又受其本身的时代社会的影响演变而成。虽然由于从前我们缺乏记录它们的专书，而亡佚了不少，但仍有许多这类故事散见于先秦古籍。如《诗经》中的大雅《生民》歌咏周朝的祖先姜嫄因为踩了一个大人的脚印而怀孕生后稷；屈原楚辞《天问》内提出的许多问题，就都是神话传说。《左传》鲁庄公八年记齐襄公在田猎时见到他所杀死的公子彭生的鬼魂所化的大豕“人立而啼”；

鲁宣公十七年记晋魏颗没按父亲的遗命把父妾殉葬而使她改嫁，后来和秦国打仗，这个妾的亡父就“显灵”用草绳替魏颗绊倒敌人以“报恩”，这已很像魏晋志怪小说中讲因果报应的故事。又《吕氏春秋》疑似篇记黎丘丈人醉归，有奇鬼变成丈人之子的形状去在途中侮辱他；第二天丈人复饮于市，他的儿子怕父亲又为鬼所戏弄，就去接他；可是丈人竟误认自己的儿子为鬼而拔剑刺之死。这本是一则设譬说理的寓言，讽刺人的不辨真假，而《搜神记》即据此内容，演饰为秦巨伯刺杀两孙一节，变成以宣扬鬼怪变化为中心的故事。通过上述几例，可以看出魏晋志怪体笔记小说的渊源。另外，先秦古籍中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这两部书，对后来的志怪小说更有较大的影响；《山海经》记山川异物，谈祭祀神祇，为有关巫术的神话集；《穆天子传》写周穆王驾八骏马西征，会见西王母的故事，为神话式的“野史”。这两部书实际可以算作最早的志怪体笔记小说。

至于记叙人物言行的短篇，则在先秦诸子和史传中也有不少精采的片断：如《庄子》列御寇篇记曹商和庄子的问答一节，极其生动而尖锐地揭露了利禄之徒的无耻，给与了强烈的抨击；如《论语》的“冉有、公西华侍坐”一节，非常具体地写出人物的不同神态和富有个性的语言；这正是魏晋时那种速写式的轶事体笔记小说的先驱。《国语》和《战国策》这两部史书，一重记言，一重叙事，虽然所叙人物言行，前后多有关联，而每节自记一事，各为起讫，实为后来历史琐闻类笔记的滥觞。而轶事体笔记小说中的笑话一类如

魏邯鄲淳的《笑林》、隋侯白的《启颜录》等等，又是由先秦诸子中讽刺性的寓言演化而来。

除去先秦古籍而外，两汉史书与子书如司马迁的《史记》、赵晔的《吴越春秋》、刘向的《新序》、《说苑》等等对后来小说故事类和历史琐闻类的笔记，也有一定的影响。《史记》多近于小说戏剧的场面，《吴越春秋》有浓厚的传说成分；《新序》、《说苑》杂录子史经传，保存了不少有意义的故事。这一切都为魏晋笔记如《西京杂记》和《世说新语》之类作品提供了借鉴。

综括一下前面所谈内容来看，我们可以说：小说故事类与历史琐闻类的笔记，渊源于先秦而形成于魏晋；因为先秦古籍中，虽有这两类笔记的内容与形式，尚未辑为专书。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则始于汉代而发展于唐宋；因为在汉代，这种笔记还是经传的附庸，至唐宋才渐渐“由附庸蔚为大国”的。

由于笔记一体，不拘哪种内容，大都出于随笔杂录，故以“丛谈”、“杂俎”，“琐言”、“漫钞”、“随笔”、“笔记”等等作书名的最多：如《桂苑丛谈》、《酉阳杂俎》、《北梦琐言》、《云麓漫钞》、《容斋随笔》、《老学庵笔记》等即是。大约小说故事一类，多称“传”、“志”、“记”、“录”：如《列异传》、《博物志》、《搜神记》、《幽明录》，而摹拟魏晋轶事小说之体制的，往往仍袭《语林》、《世说》之名：如《唐语林》、《续世说》。历史琐闻一类，则或云“载”、“编”、“史”、“乘”：如

《朝野金载》、《却扫编》、《程史》、《窥天外乘》；其中纂述往日史实的，每曰“故事”、“旧话”：如《中朝故事》、《桐阴旧话》；记叙当代轶事的，辄标“纪闻”、“闻见”：如《涑水纪闻》、《四朝闻见录》。至于考据辨证一类的笔记，直接以“论”、“评”、“考”、“辨”等字样署题的也有不少：如《珩璜新论》、《瓮牖闲评》、《考古编》、《辨误录》。

但这样谈，亦无非略举一斑；笔记命名，本来随心所欲，并不是说哪一类笔记，就一定要用哪一类名称的。所以只看书名，也未必能了解这书写的是什么内容。如宋吴枋的《宜斋野乘》，虽以“野乘”为名，实乃考证类的笔记。此外，还有许多笔记以典故标题：如宋赵令畤的《侯鯖录》，取汉娄护合制五侯鯖之事以言其书为杂俎；庄季裕的《鸡肋编》，取曹操鸡肋之令以自谦其书之乏味。另如宋人（或云魏泰撰，托名梅尧臣）的《碧云暇》、张仲文的《白獭髓》、太平老人的《袖中锦》以及明陈继儒的《珍珠船》等等，亦皆取象征的词语作书名。凡此种种，足见古代笔记名称的多种多样。

中国的笔记很多，从魏晋到明清，每一个朝代都有不少可取的作品。可是，从前的人对这类书却不免鄙薄。不仅读者多视为茶余酒后供解闷的“闲书”，即作者亦往往认为写笔记不过为消闲遣日，无关著述。如清纪昀就曾说：“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⑥。实际，古代笔记的内容很丰富，保存了许多可贵的材料，

有文学价值、历史价值、能给人多方面的知识；而且由于记叙随意，毫无拘束，所以常常写得活泼生动，亦庄亦谐，颇饶趣味，和一般所谓“经典”著作那样板着脸孔说话的不同；作者的学问、见识，也常常从不经意处或小问题上表现出来，为在其他书中所看不到；其中大有可观，谁说不算著作？

① 见《封氏闻见记》的卢见曾序。

② 翁元圻注的《困学纪闻》有阎若璩的儿子阎咏的题识，其中提到：“或有问说部书最便观者，谁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尚书《困学纪闻》乎！”。

③ 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丙部《九流绪论》下。

④ 同注③。

⑤ 纪昀语见《阅微草堂笔记》中《滦阳续录》的小序。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笔记

第一节 小说故事类的笔记

(一) 魏晋志怪笔记

《博物志》、《搜神记》及其他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从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分立，经西晋、东晋到南北朝对峙局面的结束（公元220——589年），差不多有四百年的时间。在这一历史阶段内产生的笔记，大部份是小说故事一类作品，有杂谈神仙鬼怪的志怪体和记叙人物言行片断的轶事类，其中尤以志怪体的笔记小说为最多。

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最多呢？鲁迅有很扼要的说明：“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①。”这段话指出了魏晋志怪小说的发展和巫术、方士、佛教有密切的关系。

巫术是一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东西，和所谓“神仙之说”有关。秦汉之间有许多讲求仙、炼丹的方士，迎合统治阶级希望长生不死的心理，宣扬仙山、灵药的存在以进行欺骗，如热中于求神仙、觅灵药的秦始皇和汉武帝即都上过方士的当。虽然有些方士，由于骗局揭穿而被杀，如汉武帝杀

死的少翁、栾大，可是神仙之说，却并未因此消沉。另外，讲阴阳五行的风气，也一直很盛；不仅一般人的思想受其支配，甚至一些大儒如董仲舒、刘向等也谈阴阳五行。东汉以来，统治阶级更喜欢利用“谶纬”欺骗人民；故到汉末，迷信的空气，越发浓厚。这时神仙方术，就进一步形成了道教；由印度传来的佛教，亦得以乘机传播。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混乱的局面，又助长了宗教的发展与士大夫颓废情绪的滋生，使老庄学说里的虚无思想因而抬头。魏晋名士，有不少人都相信鬼神，喜欢阴阳术教，服药炼丹。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曾在所著《养生论》内说：“神仙虽未目见，然记籍所载，前史所传，较而论之，其有必矣。”他肯定了神仙的存在；编《搜神记》的干宝，颇好术数；他撰这部志怪书的目的，即在于“发明神道之不诬”；注《尔雅》的郭璞，以精通阴阳五行历算卜筮之术出名，很近于方士；著《抱朴子》的葛洪，夙喜神仙导引之法，他在晚年，辞却散骑常侍不就，而愿去作句漏令，为的是句漏出丹砂，便于炼丹以求长生。志怪小说就在这种浓厚的宗教迷信与出世思想的影响下，大量出现。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十五种，早已失传。除《燕丹子》一篇外，现存的记神仙方术的汉人小说，都是魏晋南北朝文人所依托。志怪小说，实际始于魏晋；但可考的魏时著作极少，大部分出于晋人之手。如《列异传》、《博物志》、《搜神记》、《搜神后记》等，皆为这一时期有名的作品，而《博物志》和《搜神记》可以作为两种类型的志